

古書對話關係誤讀舉例

何志華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古書表示對話關係每用「曰」字，然而「曰」字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省去¹，又或遇上古書因歷代傳鈔而出現訛脫時，後人不察，便往往引致誤解，試舉數例說明：

(一)《大戴禮記·衛將軍文子》記載文子問子貢有關孔子評論門弟子之事，其中一段論及冉求，清乾隆年間學者王聘珍《大戴禮記解詁》曾加訓釋，中華書局出版的排印本將《解詁》一書原文標點如下：

文子曰：「吾子之所及，請問其行也。」子貢對曰：「……恭老恤孤，不忘賓旅，好學省物而不勲，是冉求之行也。孔子因而語之曰：『好學則智，恤孤則惠，恭老則近禮，克篤恭以天下。其稱之也，宜為國老。』」²

其中「其稱之也」一句，王聘珍《大戴禮記解詁》說：

稱，舉也，謂舉而用之也。³

又高明《大戴禮記今註今譯》亦將此文「其稱之也，宜為國老」，翻譯為「被舉用時，應該是擔任卿相。」⁴可見高明亦將「稱」字訓為「舉」。細意分析，王聘珍、高明訓「稱」為「舉」，顯然將「其稱之也」一句視為孔夫子語。「稱」字固然可訓為「薦舉」、「稱舉」，然而《大戴禮記》「其稱之也」一句，「稱」字解作「稱舉」，似乎並不恰當，因為原文又見於《孔子家語·弟子行》。《孔子家語》云：

文子曰：「吾子所及者，請問其行。」子貢對曰：「……恭老(卹)幼，不忘賓旅，好學博藝，省物而勤也，是冉求之行也。孔子因而語之曰：『好學

1 俞樾《古書疑義舉例》就收有《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》章，記述古書中，每有兩人對話而省去「曰」字例。見《古書疑義舉例五種》，香港中華書局，頁30。

2 王聘珍《大戴禮記解詁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，頁108。

3 王聘珍《大戴禮記解詁》，頁109。

4 高明《大戴禮記今註今譯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5年，頁225。

則智，(卹)〔卹〕孤則惠，恭則近禮，勤則有繼，堯舜篤恭，以王天下。』其稱之也，曰：『宜為國老。』⁵

《家語》此文本於《大戴禮記》，兩段文字基本相同，可知《家語》編者所見《大戴禮記》，「其稱之也」一句下，原有「曰」字。準此則「其稱之也」一句斷不能視為夫子之言，而應為子貢之言。「其」字用為代詞，只能指孔夫子，而下文「宜為國老」始為子貢引述夫子之言。因此，「稱」只能解作「稱譽」。《大戴禮記·衛將軍文子》下文續記子貢引錄孔子評論曾參之言，原文為：

是以眉壽，是曾參之行也。孔子曰：「孝，德之始也；弟，德之序也；信，德之厚也；忠，德之正也。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！」以此稱之也。⁶

可見「以此稱之也」一句亦為子貢之言，「稱」字用例正同，也作「稱譽」解。準此可知，《大戴禮記·衛將軍文子》兩「稱」字並當解為「稱譽」，而非「稱舉」。王聘珍、高明未知「其稱之也」句下原當有「曰」字，而誤以為「其稱之也」乃夫子之言，因解「稱」為「舉」，乃致誤讀。

(二) 王充《論衡·紀妖篇》記張良巧遇黃石老人，黃石老人三次約會張良的故事。北京大學歷史系《論衡》注釋小組編撰《論衡注釋》將原文標點為：

五日平明，良往，父已先在，怒曰：「與老人期，後，何也？去，後五日早會。」五日雞鳴復往，父又已先在，復怒曰：「後，何也？去，後五日復早來。」五日，良夜未半往。有頃，父來，喜曰：「當如是矣。」出一篇書，曰：「讀是則為帝者師。後十三年，子見我濟北，穀成山下黃石即我也。」遂去，無他言，弗復見。⁷

可見標點本《論衡注釋》兩處於「去」下斷句，以為「去」作一句讀，乃黃石老人對張良所說的話。王寧《評析本白話論衡》將原文翻譯為：

五天後，天剛亮，張良就前往約會地點，老人已經先在那裏了。老人生氣地說：「和老人約會，卻後到，怎麼回事？走吧，五天後早點來相會。」五天後，雞剛叫，張良再次前往赴約，老人又已經先在那兒了，再次生氣地說：「又來晚了，怎麼回事？走吧，五天後再早點來。」⁸

5 劉殿爵、陳方正主編，《孔子家語逐字索引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，頁21。

6 王聘珍《大戴禮記解詁》，頁110。

7 北京大學歷史系《論衡》注釋小組《論衡注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，頁1267。

8 王寧《評析本白話論衡》，北京：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，1993年，頁383。

王寧兩次以「走吧」對譯原文「去」字，可是「去」字在古書中鮮有用為呼喝之詞以斥責別人「走吧」的意思。⁹ 今按這段故事最早見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，今據中華書局標點本《史記》、標點本《論衡校釋》，將兩段文字對照排列如下：

史記：五日平明，良往。父已先在，怒曰：「與老人期，後，何也？」去，曰：「後五日早會。」

論衡：五日平明，良往，父已先在，怒曰：「與老人期，後，何也？去！ 後五日早會。」

史記：五日雞鳴，良往。父又 先在，復怒曰：「後，何也？」去，曰：「後五日復早來。」

論衡：五日雞鳴 復往，父又已先在，復怒曰：「後，何也？去！ 後五日復早來。」

史記：五日，良夜未半往。有頃，父亦來，喜曰：「當如是 。」出一編書，

論衡：五日，良夜未半往。有頃，父 來，喜曰：「當如是矣。」出一篇書，

史記：曰：「讀此則為王者師矣。 後十年興。十三年 孺子見我濟北，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。」

論衡：曰：「讀是則為帝者師。 後十 三年， 子見我濟北，穀成山下黃石即我也。」

史記：遂去，無他言，不復見。¹⁰

論衡：遂去，無他言，弗復見。¹¹

由此可見，《史記》兩「去」字下並有「曰」字，表明「去」字並非黃石老人之言，乃為太史公記述黃石老人轉身離去的意思。黃石老人兩次轉身離去，都回頭再與張良相約下次會

9 參《漢語大字典》，湖北辭書出版社、四川辭書出版社，第一冊，頁385，1987年。

10 司馬遷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標點本，1982年，頁2035。

11 北京大學歷史系《論衡》注釋小組《論衡注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，頁1267。

12 黃暉《論衡校釋》以為今本《史記》「去」下衍「曰」字，並以《漢書》亦無「曰」字為證。（見《論衡校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927，1990年）按班固《漢書》因襲太史公文每有刪節，今本《漢書》兩「去」下並無「曰」字，班固心思縝密，因亦刪掉文末「遂去」下「無他言」句。王充《論衡》此文有「無他言」一句，疑所據資料仍為《史記》。既然今本《論衡》保留「遂去」下「無他言」一句，則縱使省掉兩「去」字下「曰」字，「去」字仍當作「離去」解，而不當視為黃石老人的說話而解作「走吧」的意思。

面日期，司馬遷就問以「曰」字，「曰」字下才是黃石老人回頭與張良相約的說話。其實此文最後云：「遂去，無他言。」已清楚表明了黃石老人前此兩次離去後，均曾回頭與張良相約；只有在此最後一次離去的時候，才沒有回頭說話。¹²《論衡注釋》的標點方法與及王寧的譯文均有待商榷。

(三)《說苑·辨物》記周公與越裳氏譯者的對話，盧元駿《說苑今註今譯》標點原文為：

周公曰：「德澤不加，則君子不饗其質；政令不施，則君子不臣其人。」譯曰：「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，天之無烈風淫雨，意中國有聖人耶？有則盍朝之！」¹³

盧元駿對譯「譯曰」以下為：

翻譯的人說：「我們聽敝國年高德劭的長者的教誨很久了，說天無狂風驟雨，便是中國出現了聖人。現在既然真的出現了聖人，怎麼可以不來朝覲。」

盧譯顯然將「久矣」二字屬上為讀，於是把原文譯作「我們聽敝國年高德劭的長者的教誨很久了」，於是原文下文只能理解為：天無烈風淫雨，就可以推斷中國出現了聖人。可是，天無烈風淫雨的日子極多，何以據此可以臆測中國有聖人呢？今考《說苑》此文又見《韓詩外傳五·十二》：

周公曰：「吾何以見賜也？」譯曰：「吾受命國之黃髮曰：『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，海不波溢也，三年於茲矣。意者中國殆有聖人〔乎〕，盍往朝之。』於是來也。」¹⁴

準此可知，今本《說苑》「黃髮」下原當有「曰」字，「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」以下至「有則盍朝之」一段，皆為譯者引述「國之黃老」之言，由於「黃髮」下有「曰」字，因此「久矣」二字只能屬下為讀，意謂天久無烈風淫雨，才可推斷中國出現聖人，《韓詩外傳》更表明天之「不迅風疾雨」達三年之久。盧解於譯文「天無狂風驟雨」上加「說」字，指出下文為黃髮之言，足見卓識；卻未知「曰」字脫自「黃髮」二字下，因致誤讀。

以上數例，均涉及古書中的對話關係，並因今本省去「曰」字以致誤讀，賴互見重文可以補正。

13 盧元駿註譯、陳貽鈺訂正《說苑今註今譯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，頁629。

14 劉殿爵、陳方正主編，《韓詩外傳逐字索引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，頁37。